

厦门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丛刊 之三

萧德洪 总主编

厦门大学 海疆剪报资料 选编



第六册
越南(三)

顾问◎汪毅夫 陈明光 庄国土
主编◎萧德洪 蒋东明
副主编◎陈小慧 刘心舜 徐长春

第 1 辑

东南亚专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厦门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丛刊 之三

萧德洪 总主编

厦门大学
海疆剪报资料
选编



第一辑 东南亚专辑
第六册 越南(三)

顾问◎汪毅夫 陈明光 庄国土
主编◎萧德洪 蒋东明
副主编◎陈小慧 刘心舜 徐长春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目 录

- 一、《越南解放战争（1947年7月—1951年6月）》…………… 一
- 二、《越南解放战争（1950年9月—10月）》…………… 一〇七
- 三、《越南解放战争（1950年11月—1951年6月）》…………… 一七九
- 四、《美国侵略越南阴谋（1950年2月—1951年2月）》…………… 二六九
- 五、《越南经济（1943年6月—1951年5月）》…………… 三二七
- 六、《越南文教与社会生活（1935年7月—1950年5月）》…………… 三七五

剪報資料合輯本	
輯名	越南解放战争
類號	277.38161 登記號 5776 資料件數 0149
起訖時間	1947年7月到1951年6月
備註	
廈門大學研究部資料科	

法越在和戰的歧途上

新加坡 東原

波勒特失敗了

(西貢特訊)當越南新任高級專員波勒特初到越南的時候，他曾經在聯邦大廈接見一批外國記者說，他這次到越南，是找尋和平之路。最後還很肯定的說：「這次東來，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當他的談話發表了以後，得確曾經鼓舞過那些住在越南渴望着和平的各族人士，也曾經引起了那個正在堅決爭取自由獨立的越南共和國政府的注意。大家都希望這位新專員，真的能够施展他的天才，替法越找出一條正確的和平之路。可是，事實却相反，直到今天，波勒特到越已經有二個多月，離他的任期(至六月底)也只有一个月了，和平之門不獨未開，甚至使得那位本來是酷愛和平的溫厚長者，越主席胡志明，也不得不再度發出號召越人振奮作戰的怒吼。

波勒特失敗了。

理由很簡單，波勒特所代表的，依然是一個充滿着黷武的殖民主義者的色彩的，日趨右傾的法反動政府，因此他口里所呼喊的和平不過是偽裝的和平。

爲什麼失敗呢?

「第一，他首先就不願意跟那個真能够代表全越的越盟政府談。其次，他還冀圖去做一批可供法國驅策的傀儡；第三，最後，沒有辦法了，才向越盟提出一些擺着主子的口吻的，沒有談商餘地的條件。」

波勒特到越後，雖然越盟政府主席胡志明，曾經不斷地向他作和談的呼籲，可是，他都不去理采，却祕密派人到香港，去聯絡越遜王阮永福，請他重新作傀儡。但，越遜王堅決的拒絕了之後，他又想到那批在中國流亡受國民黨蒙養的越南無恥政客，由越國民黨革命同盟……所組成的一批光棍份子。然而這一批傢伙也太不成器了，除了他們自己以外，竟然找不到一個同情他的人。同時，他們的靠山是中國的反動派國民黨，而國民黨的後面，更站着一個對越南正虎視眈眈的美帝國主義，它也正想伸手到越南去，所有這些，波勒特是知道的，所以除了對這批傢伙稍假以顏色，企圖削弱越盟的力量而外，實在找不到跟他們和談的理由。

波勒特碰了兩次釘子以後，才知道要和談，只有胡志明才有資格，到最後，不

得不派出一個代表，于五月中旬，赴北圻和胡志明主席及越外長黃明鑑會商。可是，他仍忘不了他的宗主國的地位，竟然提出了兩個沒有商談餘地的條件：

一，越南政府須將一切武器繳交法方

二，法軍得在越南全境自由行動。

這兩個條件，等於完全屈服投降，叫越南政府怎樣能够答應呢？所以，胡志明主席也不直接答覆，只用反詰的口氣說：「最高專員是一位民主的法國人，及一位愛國主義者，假使與吾人易地而處，渠能否接納屈服恥辱至此的條件？」至此，初步的談商，便就此結束了。

胡志明的怒吼

自從初步談判沒有結果而散後，胡志明主席他知道波勒特並沒有和談的誠意，于是他就在越南的廣播電台，發表這次談判的經過，最後並號召全體越人，振奮作戰，並向法國的民主人士呼籲，中止這些不必要的使法越青年酒出了無辜的熱血的戰爭。他向越南人民說：

「法國的黷武殖民主義者，欲亡吾國而囊括吾鄉，却掠吾人之財產，屠殺吾人之同胞，強姦吾人之婦女，欲滅吾人之廟宇與教堂。」

「每個越南公民，均須成爲一名抗戰鬥士，每間鄉村，均須成爲一個堡壘。」

最後他怒吼着說：

「爲奴隸，毋甯死！吾人之舉動，名正言順。吾人將繼續奮鬥，並將獲得最後的勝利！」

在和與戰的歧途上

雖然，法陸軍部長佛羅烈觀察了越南回來後曾稱：「法遠征軍已佔領越南所有重要據點，在越南已無軍事問題。現在所餘的只有政治問題了。」可是，越南的局勢，是不是真的這樣簡單呢？真的法軍已控制了整個越南，現在只餘下「招撫土著人民大眾來歸」（該陸長的結語）這一個簡單的工作呢？

事實是最好的答覆，當這位陸長的牛吹了不久，在胡志明主席生辰（五月十八日）的一個晚上，越游隊就會經大舉襲擊過越南南部的法軍主要據點西貢，弄得當晚法軍當局立刻實施臨時戒嚴，槍砲聲徹夜不停，使得西貢的居民，在驚慌中過了一夜。

其次是在北圻方面的許多法軍據點，因爲補給線太長，經常受到越軍的破壞，使得法軍不得不從較遠的據點，如象和平等地，退回到河內的周圍。而河內四郊的

法軍堡壘，也不斷受到襲擊，越軍的護衛隊，也一直伸展到河內四周的農田，保衛越南農民收穫本季的農產品，使它不致落到法軍的手裏。

這樣說是在軍事上已無問題，只是自欺欺人的謊話。

至於政治問題是否只是只餘下一個「招撫土著」來歸，法國政府與越南聯系問題，也只能就商于「真正代表越南人民的政府」呢？

事實上是，法軍佔據了海防河內，已經差不多有半年了，越南的土著，除了一些真的沒有辦法跑得動的老弱婦女而外，越南的精壯土著，却沒有一個來歸。據最近的統計，留在河內的越南人只有數千人，而戰前却有四萬。

真正代表越南人民的政府，却正是胡志明政府，西貢的法當局在五月中旬，曾經舉行過一次試探性質的民意測驗，除了授意于所謂「越南國家陣線」的三兩個寡頭

，發出一篇詆譏胡志明政府爲共產主義的宣言之外，並曾召集過一批越南民族的自由職業份子，如新聞記者，醫生，技士，律師，教師，公務員，商人，業主等，約四百多人，請他們自由發表意見，他們却

通過了聯合發表一篇宣言，不怕法國人的威迫，表示堅決的擁護胡志明主席所領導的政府。該宣言這樣的說：

「吾人鑒于目下，由胡志明主席所領導之越南戰爭，乃以國家最高深及最進步的理想的力量，並集合越南各種各色民族于抗戰之旗幟下。由于過去一年之抗戰，業已多次公開而隆重地表揚全國民衆所決定之願望，即統一與獨立是也。」

「吾人應如宣言所佈，欲使法越兩大民族，獲得協調，及建立一永久和平之基礎，則法國應與各曾被承認之抗戰份子之代表，展開談判。蓋越方抗戰份子之願望，一旦有違反抗戰之最高目的，則祇有將戰爭延長，及將兩民族帶到傷殘之路而已。

打下去嗎？毫無把握，和下去嗎？老不甘願跟胡志明談，波勒特就這樣的站在和與戰的歧途上。

越南的沙堤市

越盟政治工作者，入晚

即在市上演街頭劇

(西貢通訊)越南南部除了西貢和堤岸兩個地區外，其餘的南部省份，法軍雖然佔有若干據點，但是少數的據點是沒有實力的，加之法軍對土人虐待和殘殺，更促使越南南部七人奮起圖強，和敵人拚個你死我活。所以在整個南圻越盟有着雄厚的力量。越盟在南圻不會強拉壯丁入伍，他們的南部部隊的組成，完全由人民自動參加，他們不但動員了全南部的青年，而且動員到各階層男女老幼，現在越盟控制下的地區沒有閒人，沒有盜匪，

而且沒有賭場，妓院，煙館。華僑在那兒，依舊安靜地做生意，只要你所做的生意沒有妨害他們的國家利益的，那就是毫無阻礙。老實說，越盟對待我華僑等子，第八路軍對待老百姓一樣，那些報章上登載越盟虐殺我僑胞的消息，都是反動者捏造的消息，他們想用那卑下的手段，去挑撥兩民族間摯愛的友情。越南南部華人報紙除了越南報被封，全民週刊被迫停刊外，現在已是清一色，例如朝報，僑聯，自然，正道，中國婦女，這六間大報館從不肯替越盟

說句公道話，不但不說，而且替法帝幫兇！現在讓我介紹越南南部的沙堤市。這個市距西貢一四三公里，是南圻六省交通的孔道，以產蝦出名，華僑經營的商店共計有二百餘間。該市雖名義上為法軍佔據，但只是時間性的佔據，白天是他們的世界，可是，一到晚上，他們就躲在營房不敢出外，所以每當入夜七時卅分左右，雖然常常槍聲大作，但市區中心熱鬧如常。沙堤越盟的政治工作人員，每晚七時四十分左右便開始演那動人的街頭話劇。

說來也怪有越，演劇之先，便在市亭上架起兩挺機槍，向着法國軍猛射歷時約十五分鐘，然而法軍營房絕對不敢還擊，機槍射發後五分鐘，即由越盟政治工作合唱愛國歌曲，歌聲響震全市，跟着便是話劇的表演，每晚演劇都是演到天亮。觀眾在市亭周圍擠得洩不通，食物擋利市百倍，羣衆情緒異常熱烈。他們每晚演完劇，又架起機槍向法軍營房猛射卅分。他們意思是說：「我們今天工作完了，假如你們(法軍)想交戰的話，請來吧！」

沙堤市附近越盟部隊，配備完整的有五千人左右，這一支南部游擊軍，他們使法軍疲於奔命，這一支部隊已經把南部重要交通線完全切斷，並完成了經濟封鎖的計劃，他們曾在沙堤致法軍數次挑戰書，挑

戰書內容：「……如果你們的部隊想和我們開仗，請不要以市區為戰場，因為在市區交戰，是要傷害這一班無辜老百姓和外僑的，所以我們部隊向你們建議，希望你們要交戰的時候離開市區三公里，假若你們認為實力充足時，請隨時通知我們，我們隨時可以應戰。……」

「由這短短數行中，我們可以知道越盟實力如何了。他們並不是誇大自己，他們的力量是着實的，這一支南部越盟的堅強部隊，不但是士人參加，而且各民族進步份子自動的扶助他們，教育他們，訓練他們，他們不但在戰術方面，是進步的，而且思想上也永遠是堅定的。」

我們絕對相信南圻這支強有力的部隊，法帝不但不能把他消滅，而且日漸加他們的力量，因為在沙堤法帝的非洲兵口有一百廿名叛變，他們願意參加這解放鬥爭。他們已成為越南南部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

法越和平剖析

司徒懷白

一、波里特帶來和平方案

自今年三月間，法國海軍上將達尙禮——越南戰爭的主使者突被召返國，調來一位社會黨員而一向在戴高樂和社會黨內閣當幕僚的波里特到越南，接任達尙禮最高專員之職以後，用拉美第亞內閣他們自己的說話：這是法國對越南軍事的終止，政治的開頭，事實上呢，隨在波里特抵越之後，法軍仍不斷的湧進越南，增強防線，這又是怎麼回事呢？如果再用拉美第亞的話來說：也就是爲了促進法越和平，說穿了，仍離不開以軍事解決越南問題那一法寶。

然而，軍事不能解決越南問題，這已是今年二月間法國海外部長莫德和社會黨議員抵越南視察後，默認的事實，殖民地政策死硬派達尙禮的召回，也是這一事實的促使，但既明知軍事不足以解決越南問題，而又在一個負責政治解決越南問題的波里特專員以後繼續增兵，這就是「明知不

可爲而爲」的一種無可如何的辦法。

事實既然如此，畢竟波里特的抵達越南，正是法國解決越南問題技術上一個轉變，這就是所謂軍事解決越南問題，改變以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來促法越和平的實現，波里特的錦囊，主要的還是藏着一套「和平方案」。

數月來法越和平空氣的濃厚，就是波里特這套和平方案的成績。

「綜合四個月來法越和平空氣的中心，主要有二個方向，而這二個方向却都以遜皇保大作爲一切和平的中心。」

第一，是以保大爲中心而捨棄了胡志明政府，希望保大重返越南，與其他黨派（越盟除外）組織政府，這個方案如果走不通，那麼：

第二，仍以保大爲中心，出來拉攏越盟政府和其他黨派重新組織一個沒有「過激份子」參加，而是在法國控制下的政府，然後恢復談判，促成法越和平。

這二個和平方案，當然是拉美第亞以及一切法國舊殖民主義者的理想計劃，可是這種如意算盤在波里特四個月的考驗下，顯然是困難疊疊，在這二個方案中，當然是以前者爲最合理想，保大能夠出來，把反法的越盟政府排斥於越南之外

，那一切就有辦法，而實際情形怎麼樣呢？當波里特到越以後，我們不就時常聽到保大將返越，或是越南九個政黨十餘代表將在香港與保大商討解決越南問題等，諸如此類的消息麼？保大願不願急返越是一個問題，返去後能不能解決越南問題又是一個問題，後來保大終於發表聲明，否認他有返越的意思，但在聲明中有「除越南民衆歡迎他回去之外，他沒有意思重返越南」，在否認返越之餘，還帶有一點表示可以「轉圜」的餘地，即使保大有返越的意思吧，那返越後是否若解決越南問題呢？會有過遜位讓舉，賢明睿智的保大，難道不考慮到這些問題麼？

至於第二個方案，是表示在保大不願返越的聲明之後，保大這樣表示：他願意為法越和平努力，而且明白表示，願意出任調人，本來保大以調人的身份出現，作為「越盟」與法方之間的橋樑，倒是一個很適當的人物，因為保大既為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最高政治顧問，同時又為法方所重的人物，究竟法國對越南的政策還是拿不起放不下，政策如不開明，和平仍無希望。

波里特在越南四個月的「奔走和平」，結果雖不能說撲一鼻子灰，毫無成果却是事實。

二、認錯了題的和平方案

波里特所帶來的「和平方案」，顯然已認錯了題目，誰也不能否認，政治是一種最現實的東西，捨棄一種現實而去談政治，這顯然是無濟於事，波里特叩命抵越，希望能解決越南問題，他以保大作為對象之一沒有錯，錯是他企圖放棄越盟政府，這就完全看錯了，是的，今日的越南，除了越盟把握最大的力量，它領導建國以至抗戰而擁有絕大多數的民衆所擁護外，保大遜皇也負有相當的盛譽，可是却不能拉住一個有相當盛譽的政治人物，而放棄了擁有絕大多數力量的政府，這樣而企圖問題的獲得解決，這是笨伯才會相信。

事實非常明白，這次戰爭以前的越南怎麼樣，而戰後的越南又怎麼樣，在這次戰爭以前，越南政府還能和巴黎進行談判，法政府還得向其妥協不說，就說戰後吧，打了十個月的戰爭，法軍最大的戰果幾座成爲焦土的大城市，如越北的海防，河內，諒山，南定，中圻的順化，峴港，南圻的西貢，除此之外，全部的越南土地在抗戰的越南人民手裏，除了幾座城市中所留下極少數的越南人而外，二千萬的越南人民在越盟政府領導不抗戰，捨棄了這樣一個可以左右全越盟政府不談，這顯然是波里特此次最大的失着。

無可否認，波里特到越後曾經表示他與越盟政府電台聯絡，而且說胡志明給法國會的電信也是由他轉的，繼着波里特的代表和胡志明的代表事實會經晤談，商討和平方案。可是，當越盟政府代表抱着一腔熱情來會晤波里特的代表，波里特的代表却給他們一盆冷水，要越盟軍全部交出武器，然後進行政治談判。

越盟政府認為法方顯然沒有和平誠意，第二天胡志明即在電台上斥法方的無誠意和平，并號召全國人民更堅決的抗戰到底，波里特向越南尋求和平的過程，原來如此。

三，癥結所在

越南當前的現實情形，不僅是波里特看得清楚，即拉美第亞和其他法國政府大員都很明白，他們所以捨大道而不行，無他，是他們咬緊舊殖民政策的緣故，假如他們依照越南的現實情況來進行和平談判，那無論如何要捨棄這種不合時宜的殖民政策，越南問題的癥結就在這裏。

越盟政府再三呼籲和平，希望法方能以「三六」協定作為和平談判為基礎，法方不僅不答應越方這種要求，甚至有推翻這個歷史文件的傾向，這也是造成此次戰爭的動機，然而事實還是事實，越南這種局面如果相持若干時間，對法國的

經濟癱瘓將是一個重大的威脅，因此，法越問題勢難拖延，而解決法越問題的道路，除了以越盟作為主要的對象，以「三六」協定為基礎外，別無他途。

法越和平剖析

世六九、廿一、
之華の報 司徒懷白

一、波里特帶來和平方案

自今年三月間，法國海軍上將達尙禮——越

南戰爭的主使者突被召返國，調來一位社會黨員而一向在戴高樂和社會黨內閣當幕僚的波里特到越南，接任達尙禮最高專員之職以後，用拉美第亞內閣他們自己的說話：這是法國對越南軍事的終止，政治的開頭，事實上呢，隨在波里特抵越之後，法軍仍不斷的湧進越南，增強防線，這又是怎麼回事呢？如果再用拉美第亞的話來說：也就是爲了促進法越和平，說穿了，仍離不開以軍事解決越南問題那一法寶。

然而，軍事不能解決越南問題，這已是今年二月間法國海外部長莫德和社會黨議員抵越南觀察後，默認的事實，殖民地政策死硬派達尙禮的召回，也是這一事實的促使，但既明知軍事不足以解決越南問題，而又在一個負政治解決越南問題的波里特專員以後繼續增兵，這就是「明知不可爲而爲」的一種無可如何的辦法。事實既然如此，畢竟波里特的抵達越南，正

是法國解決越南問題技術上一個轉變，這就是所謂軍事解決越南問題，改變以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來促法越和平的實現，波里特的錦囊，主要的還是藏着一套「和平方案」。

數月來法越和平空氣的濃厚，就是波里特這套和平方案的成績。

「綜合四個月來法越和平空氣的中心，主要有二個方向，而這二個方向却都以遜皇保大作為一切和平的中心。」

第一，是以保大爲中心而捨棄了胡志明政府，希望保大重返越南，與其他黨派（越盟除外）組織政府，這個方策如果走不通，那麼：

第二，仍以保大爲中心，出來拉攏越盟政府和其他黨派重新組織一個沒有「過激份子」參加，而是在法國控制下的政府，然後恢復談判，促成法越和平。

這二個和平方策，當然是拉美第亞以及一切法國舊殖民主義者的理想計劃，可是這種如意算盤在波里特四個月的考驗下，顯然是困難疊疊，在這二個方策中，當然是以前者爲最合理想，保大能夠出來，把反法的越盟政府排斥於越南之外，那一切就有辦法，而實際情形怎麼樣呢？當波里特到越以後，我們不就時常聽到保大將返越，或是越南九個政黨十餘代表將在香港與保大商討

解決越南問題等，諸如此類的消息麼？保大願不願急返越是一個問題，返去後能不能解決越南問題又是一個問題，後來保大終於發表聲明，否認他有返越的意思，但在聲明中有「除越南民衆歡迎他回去之外，他沒有意思重返越南」，在否認返越之餘，還帶有一點表示可以「轉圜」的餘地。即使保大有返越的意思吧，那返越後是否若解決越南問題呢？曾有過遜位義舉，賢明睿智的保大，難道不考慮到這些問題麼？

至於第二個方案，是表示在保大不願返越的聲明之後，保大這樣表示：他願意爲法越和平努力，而且明白表示，願意出任調人，本來保大以調人的身份出現，作爲「越盟」與法方之間的橋樑，倒是一個很適當的人物，因爲保大既爲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最高政治顧問，同時又爲法方所重的人物，究竟法國對越南的政策還是拿不起放不下，政策如不開明，和平仍無希望。

波里特在越南四個月的「奔走和平」，結果雖不能說撲一鼻子灰，毫無成果却是事實。

二、認錯了題的和平方案

波里特所帶來的「和平方案」，顯然已認錯了題目，誰也不能否認，政治是一種最現實的東西，捨棄一種現實而去談政治，這顯然是無濟於事，波里特叩命抵越，希望能解決越南問題，他

以保大作爲對象之一沒有錯，錯是他企圖放棄越盟政府，這就完全看錯了，是的，今日的越南，除了越盟把握最大的力量，它領導建國以至抗戰而擁有絕大多數的民衆所擁護外，保大遜皇也負有相當的盛譽，可是却不能拉住一個有相當盛譽的政治人物，而放棄了擁有絕大多數力量的政府，這樣而企圖問題的獲得解決，這是笨伯才會相信。

事實非常明白。這次戰爭以前的越南怎麼樣，而戰後的越南又怎麼樣，在這次戰爭以前，越南政府還能和巴黎進行談判，法政府還得向其妥協不說，就說戰後吧，打了十個月的戰爭，法軍最大的戰果幾座成爲焦土的大城市，如越北的海防，河內，諒山，南定，中圻的順化、覬港，南圻的西貢，除此之外，全部的越南土地在抗戰的越南人民手裏，除了幾座城市中所留下極少數的越南人而外，二千萬的越南人民在越盟政府領導不抗戰，捨棄了這樣一個可以左右全越盟政府不談，這顯然是波里特此次最大的失着。

無可否認，波里特到越後曾經表示他與越盟政府電台聯絡，而且說胡志明給法國會的電信也是由他轉的，纏着波里特的代表和胡志明的代表事實會經晤談，商討和平方案。可是，當越盟政府代表抱着一腔熱情來會晤波里特的代表，波里特的代表却給他們一盆冷水，要越盟軍全部交出

武器，然後進行政治談判。

越盟政府認為法方顯然沒有和平誠意，第二天胡志明即在電台上斥法方的無誠意和平，并號召全國人民更堅決的抗戰到底，波里特向越南尋求和平的過程，原來如此。

三，癥結所在

越南當前的現實情形，不僅是波里特看得清楚，即拉美第亞和其他法國政府大員都很明白，他們所以捨大道而不行，無他，是他們咬緊舊殖民政策的緣故，假如他們依照越南的現實情況來進行和平談判，那無論如何要捨棄這種不合時宜的殖民政策，越南問題的癥結就在這裏。

越盟政府再三呼籲和平，希望法方能以「三六」協定作為和平談判為基礎，法方不僅不答應越方這種要求，甚至有推翻這個歷史文件的傾向，這也是造成此次戰爭的動機，然而事實還是事實，越南這種局面如果相持若干時間，對法國的經濟癱瘓將是一個重大的威脅，因此，法越問題勢難拖延，而解決法越問題的道路，除了以越盟作為主要的對象，以「三六」協定為基礎外，別無他途。

今日的越南局勢

越人民英勇戰鬥的結果，

法聲報

法國完全處於挨打地位。

36.11.29
(越南通訊)鑒於過去若干年來安南人的沒有反抗能力，全世界對於越南的獨立運動多半都不十分重視，想像中越盟的奮鬥，不過是游擊式罷了終久必為法國人消滅；其實這是未能採取『七別三日刮目相看』的原故。實在說，今天法國人的對手，遠非十年前或甚至三年前的對手可比了。最近，聽說法

國要效荷蘭伎倆，要將這問題向聯合國呼救；而越盟方面，也想利用聯合國二次大會的機會派了代表在成功湖活動，於是我們對於這世界之環的越南問題，似乎值得相當的注意。爲了明瞭越南的現局，我們得稍稍敘述下越南的歷史。原來地理上稱爲印度支那的這一塊掌形的地面。現在是除了暹羅在腹部佔了

一塊而外，剩下的這塊體操時用的啞鈴形的東西，便是所謂法屬印度支那，可是這塊地，雖然總共不過二十七萬七千三百一十四方哩，人口不過二十萬，戰前數字，但他却分成了東京（亦稱北圻），老撾，安南（亦稱中圻 商綿，交趾支那（亦稱南圻），過去只有交趾支那才是法國的完全殖民地，其餘

四部都還有他們的國王，不過是法國的保護國，沒有外交，沒有軍隊罷了。另行形勢的突變，自然是因爲日本人佔了法屬印度支那，（中美軍隊也有一部入了東京區）的原故，到了日本人撤走以後，法國人當時，（一九四五年九月）的勢力幾等於零，於是胡志明振臂一呼，越南五部聯合起來，大家似乎從睡夢中驚醒，一九四五年的九月二日，就成立了越南聯盟，（簡稱越盟），以對抗法國，宣言要獨立自主，連安南王保大，也甘願將自己殘餘的一點實力

交與胡志明政府而自已一退為高等顧問的地位。

法人只能控制

河內海防等據點

無可諱言的事實是胡志明得了日本人的遺產，因而有一筆可觀的戰爭資本，運用了這資本，加以兩年來不斷的奮鬥，現在居然可以同五大強國之一的法國對抗，而且當之無愧，這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現在如果要使我們說到越盟有多大的勢力範圍，我們不如反過來說法國究竟還能控制着多少點輿線？

在北部的東京區，國人只能控制着河內，海防南定這一三角線

，三角形內仍佔有不少的越盟黨人，不斷的發生小規模的遭遇戰，安南區除順化外，只有一些點和一條斷續的線；高綿區只能控制着金邊城及此城通西貢的線，只有交趾支那，共分六省，由於法國人幫忙組織了一個似乎像政府的臨時共和政府，似乎全部可以由法國人控制。

不過，最近，就是這直系親屬似的交趾支那，也不斷的受着越盟黨人的威脅：（一）威脅

六省的人，不准運糧食到西貢，（二）隨時焚燒六省的存糧，（此種焚燒華僑糧食商受極大損失。）（三）連輸線上的車船，隨時被擊，被燒，（四）以一種恐怖政策，隨時在市集。或法人比較多的地方投擲手榴彈，即在西貢，此類事亦隨時發生，記者執筆時之前四五日，西貢極大的戲院之一的中國戲院門口，尚擲了兩枚手榴彈，死傷十幾個人。

爲了這種種原故，西貢的米價是天天在大漲了，記者來此時約合國幣十五萬元一石的米價，日來是廿二三萬了

不過在安南一方面，事情也不如何可以樂觀，喊獨立，喊自由，喊統一，是各方面一致的口號，但認真統一這是一個最大的難題。因爲除了法國人控制的區域如上所述者外，在越南方面胡志明也不能完全控制，至少安南王保大正有一部份勢力，老撾的自由黨的勢力其更龐大，自由黨雖與胡志明共同抗法，但彼此仍各分疆界，大家不能越雷池一步。

越南政黨

至於合此黨性質的團體，更是多到不

內部體多

可計數，南安南，中安南就有兩個陣線，還有國民統一陣線，亦稱國家主義派，就在交趾支那方面，也有交支陣線，高台教，和好教等。這些黨團，遵守的原則是相同的，和法國開談判，擁護獨立，（連胡志明也不反對和法國談判的，胡政府現時尚有代表團在巴黎，而且與法國中央要人厮混得很好。）問題在誰能作有權威的統一的代表，自然，馬上兩派人出現了，一派是擁護前安南王保大的，（保現仍居香港）反的，自然是擁護越盟了

在法國方面，尤其苦惱得很，向美國的二億五千萬借款（尚未到手），在越南僅能支持一種挨打的局勢，財政部長天天在喊減少海外部的預算，此時是斷乎不能進行大規模的戰爭，把越盟掃而光，所以，他們也想和安南方面進行談判改變現時的局面，可是他們所遭遇的難題與越南所遭遇者完全一樣，就是和誰談判呢？和保大？是的，和他談判起來，一切都比較順利，但是把胡志明摒請談判之外，事實上這種談判，便會全等於零，所以高級專員的波拉埃氏在河東的演

說，便一再強調安南內部的統一，然後才有談判的基礎，演說後不久，有人問他這一次法國準備進行的談判是不是要撇開的胡志明，這位專員便不顧左右而言他了。就是法國的內部，其意見也未必一致，巴黎方面的各黨各派，都各有各人的見解。在西方方面，雖有大部份的論文報紙表示擁護保大，可是也有一家例外，那就是社會主義派的正義報，他們就持了相反的見解。

這裏發生的戰事規模雖然並不很大，但老百姓的遭殃，尤其是華僑，與規模大戰事並不相上下，而且我們十分相信，不管法國政府的如何努力，這問題短時期內似乎還沒有可以擱平它的因素的。（高山）